

“吐爸爸”和他的1800个娃

——新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吐尔逊麦提·艾麦提江的故事

本报记者 乔文江

无论是毕业多年的学生还是在校生，都称他为“吐爸爸”；他教过的学生有1800多名，毕业生分布在新疆各地。“我有1800多个娃，幸福得很呢！”他加入了60多个班级同学微信群，“哪个丫头、儿子都能联系得到。”接到他的电话，学生们一开口就是“吐爸爸”。

他就是新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吐尔逊麦提·艾麦提江。在学校里，吐尔逊麦提就是一个传奇。新生报道时，被问到在哪个系，如果是信息工程系，老生往往回一句：“哦，那你有福了。”新生一头雾水，但没过几天就有了深切体会，因为辅导员吐老师成了“吐爸爸”。

严师

新生入校，吐尔逊麦提都会打电话到学生家，了解每一名学生的家庭情况。“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远离父母住校，打个电话，让家长放心，也让自己心里有数。”吐尔逊麦提说。

全系近400名学生，吐尔逊麦提能准确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。不仅如此，每个孩子是什么性格、学习成绩如何、有何特长、家庭情况怎样，甚至最近心情好坏，他都掌握。

在B6号学生宿舍楼104-4号房间，有吐尔逊麦提的一张床，还有2名学生住在这里。其实，他的家离学校很近，但他却整天和学生黏在一起。“这些娃娃正值让人操心的年纪，忙时在学校住方便些。如果这几年不上心，对孩子一生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？”吐尔逊麦提说。

2008年毕业的许文军还记得，刚入学时，早晨睡不醒，“吐爸爸”每天清晨都到宿舍叫早，要求必须出早操，按时上自习。晚上，他就守在宿舍，督促孩子们按时睡觉。

毕业生罗元庆上学期间曾一度厌学，生活散漫。为帮他改正，吐尔逊麦提曾在他的宿舍住了一个月。“那时我总逃课，但跑到哪里，都会被老师和同学们找回来。”罗元庆回忆，“早上睁开眼，第一个见到的是‘吐爸爸’；晚上睡觉前，最后见到的还是他，整天形影不离”。在“吐爸爸”的教导下，罗元庆改掉了坏习惯，学习、生活上走了正轨。“时间长了，冰冷的石头也能焐热吧。”他在电话中对《经济日报》记者说，“现在，总也见不着‘吐爸爸’，是真想啊”。

有时学生不爱学习，他不仅找学生谈心，还到课堂上找原因，与学生们一起听课，与任课老师沟通，探讨如何能讲得更生动些。

“乐于谈说、勤于思考、善于质疑、长于评论”。这是吐尔逊麦提对孩子的要求。去年毕业的张美瑜说，“老师的严格要求，在学校时可能不以为然，但等到走上工作岗位了，就能真切体会到老师的用心”。

在吐尔逊麦提的严格要求下，信息工程系没有一名学生退学。由于毕业生成绩优异，这些年就业情况特别理想，许多毕业生到中石油、铁路等系统工作，担任一线骨干。

“多给家里打打电话，别等到没钱的时候，再和父母联系。”吐尔逊麦提引导孩子多和父母沟通，重视亲情。他说，“要让孩子们有爱的能力，更有责任感，这也是衡量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”。

吐尔逊麦提希望孩子们少喝饮料，多喝白开水。对此，好多新生都觉得“有点过”，“好不容易离开家长，结果这位比



▲吐尔逊麦提在讲党课。

▶吐尔逊麦提坐在电脑前和学生们在浏览就业信息。

▼吐尔逊麦提(前中)与毕业生合影。(资料图片)



父母管得都严”。有学生这样评价。“学生年龄小，管不住自己，我想家长在身边，也会这样要求的。”吐尔逊麦提认为，要养成好习惯就得从这样的小事做起，让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。

慈父

每到父亲节这天，吐尔逊麦提的手机就响个不停，短信、微信、QQ等提示音此起彼伏。那是学生们向“吐爸爸”送上的节日问候。“1800多个祝福啊！”手握发烫的手机，看着祝福的话语，是吐尔逊麦提最幸福的时刻。

2001年入学的那扎尔同学家庭贫困，有时家里不能按时寄生活费，“吐爸爸”就把她带到家里吃饭，并为她购买生活用品。海玉洁、哈晓谦、马合买提、刘庆亮……吐尔逊麦提帮助的学生数都数不过来。刘庆亮因为家庭贫困，几度萌生了退学的想法，都被吐尔逊麦提给挡了下来。“越是家庭困难，越要坚持学习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贫困状况。”吐尔逊麦提给刘庆亮打气：“你只管把学习搞好，我想办法解决困难。”“吐爸爸”为他跑前跑后申请补助，又自己掏腰包资助刘庆亮完成学业。

其实，吐尔逊麦提一家并不富裕，妻子曾遭遇车祸，长年在休养，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，小女儿在读初中，一家四口都靠他的工资生活。为了

找家便宜的理发店，他曾走遍了五条街。看到爸爸对自己的学生这么关心，女儿们偶尔也会“吃醋”。家里来电话找吐尔逊麦提，女儿递给他话筒：是您闺女找你！这又是您儿子找你！故意把尾音拉得很长。这时，吐尔逊麦提总是笑着说，“哥哥姐姐们和你们俩不也是亲得很嘛”。

的确，吐尔逊麦提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做客，与“吐爸爸”一家非常亲近。有一次过节，他对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女儿麦合丽娅说，给姐姐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吧。结果小女儿把电话打给了一个她熟悉的爸爸的学生。“我觉得她跟我的亲姐姐是一样的。”麦合丽娅解释说。

永远的“吐爸爸”流水的学生娃。8月底，吐尔逊麦提又迎来一批新生，即将年满50岁的他向记者表示，现在自己才找到了当爸的感觉。学生举办婚礼，只要有时间，他一定会到场。许多学生还说，“吐爸爸”不来，婚礼就不办。“婚礼上，孩子向我鞠躬叫‘爸爸’时，我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了。”吐尔逊麦提说。

孩子成家，“吐爸爸”总得有所表示。孩子们知道他花钱的地方多，告诉他到场就行，不收礼金。“那可不行，这爸也不是白当的，好在每个月只有一两个，支出不算大。”吐尔逊麦提调侃道。2012年毕业的黄卉告诉记者，全班7个女生，只有她还单着，已经和“吐

爸爸”预定好了，举办婚礼时，他肯定要到场。

诤友

“‘吐爸爸’是我一生的老师，他总能在你迷茫、困惑时，为你指出正确的方向，并用自身行动感染着你，这就叫诤友吧。”2009年毕业，如今也为人师的郭凯说，“用良师益友形容‘吐爸爸’，最贴切不过”。

无论是对在校生，还是已经毕业的学生，只要有时间，吐尔逊麦提都要讲一讲民族团结。“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，这句话不是来自书本，而是来自实践。”吐尔逊麦提投身教育事业近30年，担任信息工程系辅导员已16年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，他体会颇深。

1966年，吐尔逊麦提出生在新疆霍城县果子沟牧场，从小生活在一个由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村落，各族群众携手相依、互相帮助的一幕幕，深深印在他的脑海。“每个人都要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。”他说。

“吐老师，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儿，你能替我照顾她吗？”两年半前，吐尔逊麦提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那端是锡伯族学生巴剑丽的父亲，因为身患重病，感到自己日子不多了，他想把女儿托付给吐尔逊麦提照顾。

“没有问题，你就安心治病，我在学校会照顾好她的。”吐尔逊麦提在电话中承诺：“我会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。”一周后，病魔夺走了孩子父亲的生命，忙碌的吐尔逊麦提腾出时间，陪巴剑丽吃饭、散心，疏导情绪，帮助孩子逐渐走出了悲伤。

工作中，吐尔逊麦提发挥自己精通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和汉语的优势，为学生做思想工作。早在2000年，他就给学生们开设了民族文化课。这个特殊的课程开在学生宿舍里。吐尔逊麦提说，各民族之间只有相互了解，才能慢慢理解，才能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和学习。

2005年，吐尔逊麦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此后11年间，他培养了40多名学生党员。目前，他是全院从事辅导员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师。“这个岗位直接面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，体现了我的价值，我愿意一直干下去。”他说。

今年5月份，吐尔逊麦提当选第八届“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”，是高职院校唯一获此殊荣的老师。“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是学生们成长成才路上的筑梦人，是名副其实的有历史责任感、为人师表、立德树人、专业过硬的‘四好教师’。”谈及吐尔逊麦提，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和这样评价。

“我最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！”9月7日，吐尔逊麦提对记者说，“学生们不仅是我儿子、女儿，也是我的朋友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活力，也找到了我前进的动力。他们的健康成长就是我的事业，希望娃娃们越来越好！”



四次援疆的「北京妈妈」

本报记者 杨宇晓

记者见到薛献军时，她刚为初一年级学生上完第一节英语课。过去几年，这位身材娇小的女教师主动报名参加了四次援疆支教。千里之外的新疆和田，有她最牵挂的学生们。她将母爱无私奉献给新疆的孩子，是孩子眼中的“北京妈妈”。如今，她最舍不得的还是那方讲台。

“来了就要做事”

薛献军是北京市第十六中学的一名英语教师。2008年9月，她主动请缨作为第6批第1期援疆教师来到新疆和田，被分配到和田地区墨玉县第二中学教英语。她暗暗下定决心：既然来了，就做点事情，把教学先进理念留下来。夜深了，新疆和田的万千星光里，总有一束来自薛献军的宿舍。

在墨玉二中，为鼓励孩子们学英语，她组织学英语竞赛，唱英文歌，表演对话……把从北京买的福娃和“鸟巢”、水立方模型作为奖品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。她还教双语班的维吾尔族学生写汉字，为孩子们看清自己的方块字，她每天都要抽时间练习正楷。

为期一年的援疆结束后，学生们渴求知识的眼神、朴实美丽的脸庞时常萦绕在她的脑海。2013年夏天，当集结号再次吹响，她再次申请援疆，在和田五中一待就是3年。

为尽快提高学生学英语的积极性，提高入门级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，薛献军经常把用手机给学生拍的照片做成PPT教学软件，并加入平时与孩子们一起活动的照片和孩子们喜欢的动画，鼓励每个孩子张嘴去说。她还把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编成小组，对表现好的学生予以奖励。

她还牵头组织和带领初一年级的9位英语教师一头扎进课题《如何发挥初一年级学生学英语的主体作用》研究之中。大家查资料、找理论，齐心协力，形成了研究风气。为提高学生记忆英语单词的效率，她编写了《初中生记忆英语单词的有效方法》，自掏腰包给每个学生印了一本。她悉心指导阿斯古丽、苏正正、王召利、吴玉婷4位青年教师，使她们从刚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教师。

回京在即，学生们把一面牛皮鼓送到她手中，把照片贴成纪念册，写上各种留言——“老师千万别忘记我！”“我喜欢您！”“我爱您！”

薛献军连续四次援疆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。她就像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一棵红柳，成为一道昂扬美丽的风景。她相信，多少年后，如今的学生不一定仍然记着老师的名字，但他们一定会记得曾经有那批北京援疆教师。

传递爱的“北京妈妈”

薛献军坚信：爱就像阳光、水或空气，可以跨越任何疆界。她工作中最大的行为准则就是——爱，母亲般的爱。在和田，她资助了8名学生。大家亲切地叫她“薛妈妈”。

墨玉二中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维吾尔族。上课时，薛献军发现，祖丽皮耶每天中午只能就着凉水啃干馍，时常胃疼。薛献军告诉她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的中午饭我负责。”汉族女孩杨文文家境不好，薛献军送来水果和学习用品，成了她家租住的窄小平房中的常客。在和田五中，每天早晨，当薛献军路过艾热帕提江和刘飞所在的教室时，两个孩子心领神会地接过她带来的鸡蛋和牛奶。

爱会开花结果。大家也把薛献军当成亲人。当祖丽皮耶得知薛献军又到和田支教时，兴奋地告诉她，她已经成为一名幼儿教师；杨文文考上了四川教育学院，立志要做薛老师那样的人；春节前，肉孜婉古丽从墨玉到和田，报告老师，她已大学毕业在墨玉实习，如果没有薛老师的资助和与父母的沟通，就没有她的今天。

一天，薛献军参加一个以“身边的故事”为题的主题班会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主题班会的主人公竟是她自己。维吾尔族的孩子个个泪光闪闪，满怀深情地发言，所有的内容都是对她的赞扬和褒奖，不知不觉，她泪眼模糊。

援疆支教是寂寞艰辛的，薛献军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冒着风沙，骑着自行车，疾驰在和田的大街上。口罩盖不住的脸上全是沙子。于是我轻轻地按摩按摩，这不是很好的去死皮的方法吗？于是，我不讨厌和田的沙子了，我爱和田的沙了。”

今年7月1日，52岁的薛献军告别和田的风沙，回到北京。几年的西部生活，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。熟悉的人看到她，会心痛她黑了瘦了。经历了风沙的肆虐，即便她天天戴着口罩，也难免咳嗽。回京后，咳个不停的她被诊断为气管扩张，用药至今。

又是一个9月，身在北京的她，思绪时常闪回大漠之南。此时，千里之外的南疆应该辽阔深旷，到处弥漫金秋的香甜吧。“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再去和田！”



更多中国故事 系列报道请扫二维码

本版编辑 郎冰

邮箱 jrbzgs@163.com



中欧班列的“安全卫士”

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

8月27日18时40分，总第400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（郑州）准时从郑州车务段圃田站出发，向万里之遥的德国汉堡驶去。

在这条互联互通的国际贸易桥梁上，有这样一群人：每天穿梭于移动的车辆间，把一列列车拆分连接，确保运行安全……他们就是铁路调车员，俗称列车“编组师”。

中欧班列比普通货运列车速度快、路程远，因此，对车体的要求也更高。装车前，所有的车体要经过认真检验，待调车员确定合格之后才准予放行。然而，挑选出不合格的车体并非易事，需要调车员凭着一双“慧眼”在铁轨上来回巡检好几趟。“比如，第9节车体不合格，就要事先把前8节车体拉出去，把第9节拉到另一个道上，再把前8节和剩下的车体连

接起来。”郑州车务段圃田车站调车员谭贺仁说，如果同时有几节车体不达标，过程更繁琐。车体完成“组装”后，才被调车员送去装车。

在整个调车过程中，调车员需要扒着车体、半悬空跟车前进，犹如“飞檐走壁”。“观察路况、确认信号，并通过对讲机及时向司机传达启动、停车、连接等信息。”谭贺仁说，“这项工作比较危险，人扒着车体，头顶是几万伏的‘电老虎’，脚下的铁轨是‘地老虎’。刚开始学调车时，难免让人心生胆怯。我们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，做好人身安全防护”。

因班列发车时间不同，调车工作也要相应调整。如果早上发车，调车工作就要从半夜开始。寒冬里，霜雪湿滑刺骨，调车员几乎抓不稳车体；酷暑时，车体温度超过50℃……每次调车，调车

员都要执行十几公里。

“逢年过节都要值班，哪有时间出去玩！”对于调车员崔建伟来说，去过最远的地方也不过几百公里。在圃田车站当了十几年调车员，掐指一算，他扒在各类货运列车上走过的旅程，竟有十几万公里，足够去10趟欧洲了！

自2013年7月18日开通以来，中欧班列（郑州）迄今已累计开行400班，总货值达18.96亿美元，货重18.01万吨。从运行伊始的每月一班，已发展到如今的“去三回三、每周六班”，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往返均衡常态高频开行的班列。这荣誉的背后，是无数工作者兢兢业业的付出。

8月25日11:50，天空上的乌云将暑热卷得很远，调车长王鹏却眉头紧锁：列车正前往十一道线装货，暴风雨来势汹汹，前方执行着的调车员一不注

意，就会出问题。

“能见度不足10米，暂停列车。”雨越下越大，水幕似乎将窗外一切东西阻隔住了。接到调度室命令，王鹏立即指挥将车停下。此时，4名调车员全部被困在正在调车的运行车间里。

13:00，雨势稍弱，王鹏作了一个决定：“火车不能总被困在这里，耽误调车时间，我得去扒车！”说着，他随手找了个塑料袋套在对讲机上，冲出了驾驶室。风雨中，王鹏双手紧紧抓着车体上的栏杆，半个身子斜侧在外，显得有些单薄。只见，他纹丝不动地直视着前方，发出号令：“注意弯道！”“前方注意减速！减速！”……

扒行5公里后，列车终于到达指定位置，王鹏却犹如落汤鸡，浑身上下淌着水。与记者匆忙道别后，他又再次走上了铁轨……